

# 淮东孙氏： 耕读传家 济世为民

■孙春祥

淮东孙氏世居淮安府东乡阜宁县，清同治年间迁居淮安府山阳县寿宁乡（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马厂街道）。孙氏家族的核心人物是孙太初（曾做过清末船政大臣裴荫森的幕僚），他影响了其胞弟孙太雍、侄儿孙步逵等人的人生轨迹。孙步逵告老还乡后回到家乡山阳，在前孙圩旧址上建了新孙圩，其后人世代居住于此。

### ●孙太初：

#### 做过裴荫森的幕僚，多有政绩

孙太初（1807年—1893年），字古斋，清代淮安府阜宁县人，附贡生，善诗工书。孙太初、孙太雍兄弟与同乡裴荫森交好。裴荫森（1823年—1895年），字樾岑，淮安府阜宁县洲门村人，自清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定居淮安府山阳县。清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裴荫森考中进士，授工部主事。孙太初、孙太雍与裴荫森既有诗文唱和的共同雅趣，又有政治理念上的共鸣，还有家族世谊。

清道光、咸丰年间，江淮地区盛行强迫寡妇改嫁，甚至聚众抢劫寡妇的恶习，孙太初与裴荫森等于是创立保节会，严禁上述恶习，并禀请漕运总督陆元鼎（1839年—1910年）通飭勒石。清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裴荫森在镇江焦山读书时，孙太初曾随其同游定慧寺，寻求治世之道，并作诗（见《同怀蚓唱集》）。清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，孙太初担任福建按察使裴荫森的幕僚，后在福建马尾港水师提督府任副职。他目睹晚清水师的惨败，作了《南游笔记》《马尾江开仗》等诗，以犀利的诗句揭露妥协卖国的上层官吏。清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，裴荫森委托孙太初赴福建玉田、东渡乡调解水利纠纷，他“只身携工匠二名”冒险劝和，成功促成《勘定闽长两县水案示》，“士人欢声雷动”，特为他“立德政碑，供长生位”。期间，裴荫森令孙太初访马江海战烈士遗孀（如任氏节妇），并予以旌表。中法战争期间，裴荫森主防闽海，孙太初协助安抚民情；战后，裴荫森被弹劾去职，孙太初仍高度评价其操守：“清节蜚声族党光。”晚年的孙太初回到家乡阜宁孙圩，以文会友，著有《同怀蚓唱集》。

孙维盘（1864年—1931年），字伯安，孙太初之孙。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后，孙维盘因信奉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的理念而从医。他和弟弟孙维硕收藏了《类经图翼》《本草纲目》等不少医学典籍。

### ●孙太雍：

#### 旌表孝子，诗文传世

孙太雍（1818年—1888年），字文森，孙太初胞弟，贡生。他曾两受皇恩：清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，获钦赠文林郎；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被旌表为孝子，有“旌表孝子”匾。他工书画，尤长于画竹，常和同乡高毓烈以诗文书画交友酬唱。高毓烈是山阳高士魁的堂兄弟、

高延第的堂叔，高氏住在西乡石桥庄（今淮阴区淮高镇）。孙太雍著有《烬余诗草》。他与淮扬海道台谢元福（1839年—1906年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谢元福评价其《烬余诗草》：“寻常梦境都归幻，读到公诗梦亦真。怕向空堂捡遗墨，竹枝兰箭尚精神。”

孙太雍与裴荫森相交甚笃，唱和诗甚多。他曾与裴荫森、顾云臣等人交游，登焦山、金山吟诗，展现出济世为民的情怀。他读裴荫森《上李爵相书》后，作诗赞其“体国能忘身，奋不顾时忌”，反映二人对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妥协持批判态度，力挺裴荫森在天津教案中的刚直之举。孙太雍在《烬余诗草》中以“祥云霭霭任高飞，遍洒甘霖愿早归”的诗句赠裴荫森，以“甘霖”喻其政绩。

孙氏兄弟的《同怀蚓唱集》《烬余诗草》保存了不少裴荫森未被官方记录的事迹。革命战争年代，孙圩隶属于淮安第十二区马厂镇颍槐乡陈圩子（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马厂街道严高村），中共中央华中分局、华中军区的相关领导人曾在那里居住，可见孙氏族人的家国情怀。

### ●孙步逵：

#### 急公好义，抵制晚清司法腐败

孙步逵（1839年—1919年），字达九，孙太雍之子。清咸丰年间，他由秀才补廪入贡，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癸酉科举人，清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赴京参加殿试。他曾被任命为安徽某地县令、江苏某地教谕，后担任省参议员、六县总董等职。他仗义疏财、乐施好善，调解乡里纠纷时秉公而断。清代官员刘统勋曾赠匾赞其“急公好义”。

清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，山阳张桥村少妇李胡氏被邻人屠户张学柱强暴自杀，其丈夫李淮向山阳县衙报案，反被知县陈维藻以“诬告”为由杖责，并收押监禁，真凶却被释放。孙步逵没有袖手旁观，而是向淮安府申诉。陈维藻为掩盖真相，篡改案卷，并反诬孙步逵为“巨猾势要”（即地方恶势力），企图压制申诉。淮安府调查后，确认李淮蒙冤，遂为其平反。陈维藻不甘失败，指使多人分批诬告孙步逵，并操纵学政革除其举人功名。孙步逵被迫向江苏按察使署申诉，但陈维藻竟纵容匪徒半路劫持孙步逵，企图逼其撤诉。淮安府民众集体为孙步逵鸣冤，后因舆论压力过大，陈维藻于清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被降级调任，但未受严惩。《山阳县冤案全卷》收录了该案，封面页题“山阳陈参令挟嫌诬陷孙孝廉案略”。

### ●孙步熙：

#### 精通医学，造福乡里

孙步熙（1853年—1925年），字纯甫，清太学生，孙步逵之弟，曾教书多年。清光绪三年（1887年），他奉兄命管理家务。他曾为家乡修桥补路。他深受家学熏陶，精通医学，常同淮扬海道台谢元福一起研究病理，不辞辛劳从远地购买药材自制丸、散、膏、丹，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乡人，因此声名远播。

# 我的老家在塘河堆上

■周正芳

渐渐地成长、渐渐地成熟、渐渐地变老……

回眸来时路，从偏僻落后的塘河堆到乡镇，再到淮安，做梦都没有想到，白了头、弯了腰之时，竟然在省城南京安家。

霓虹灯闪烁映照夜空，车流如织就金色星河，高楼大厦诉说着繁华，街角绿意谱写着城市新篇。

一砖一瓦皆故事，一街一巷总关情。历史的痕迹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成了省城南京独特的风景。

在农村生活大半辈子的我，对都市生活很不适应，满眼的陌生，落伍的不便，觉得无论如何也难以融入其中，总觉得不像是我的家，尽管享受着诗与远方，心中却只有家与故乡。

熟悉的天空、不便的泥泞、湍急的河水、广袤的田地……塘河堆珍藏着我童年的快乐、少年的艰辛、成年的奋斗和老年的乡愁。

童年时，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上百户人家，大家都住在塘河堆上，分为东庄、中庄和西庄。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里，我和小伙伴在塘河堆上尽情嬉戏。

捉迷藏是我们最爱的游戏。每当夕阳西下，晚霞映照着村庄的每个角落，我们便像一只只快乐的小鸟，在房前屋后的草堆、猪圈、厕所等处东躲西藏、追逐嬉戏，在欢声笑语中度过每个夜晚。

塘河是我们最爱的“浴场”。夏日午后，太阳把河水晒得温热，河边柳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，我们从树上的一个接着一个跳入水中，晶莹剔透的水花此起彼伏，阳光穿透水雾折射出五彩的光晕。

接着，一场水战马上展开。水枪喷射的水流如雨点般密集，在空中划出银色的弧线。一双双小手捧起河水泼向对方，形成一片朦胧的水雾。大家一边尖叫着躲避，一边大笑还击，那情景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虽然童年时光已经远去，但关于捉迷藏的记忆和打水仗的快乐却永远留在我的心底。每每想起那些人、那些事、那些情景，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，那是对童年最好的怀念。

塘河河面宽阔、水质浑浊，夏季河水汹涌，冬季河水潺潺。它是两岸百姓的母亲河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从读小学高年级起，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塘河里挑水，装满一缸后加入明矾，缸里的水很快清澈见底。

塘河边没有台阶，挑水时必须光着脚深深踩进泥土里，以防止滑倒，有时踩到碎石等尖锐物体，脚上顿时流出鲜血。每每遇此，我总是痛并快乐着，因为我既为父母减轻了负担，也为弟弟妹妹树立了榜样。

读初中时，母亲经常带着我和妹妹一起到一河之隔的邻镇割牛草。由于塘河水面很宽，为了不绕路，母亲发挥自己水性好的优势，经常带着我和妹妹拖着草篓直接渡河。塘河的水哗哗流淌，母亲时而推我一把，时而拽妹妹一把，就这样游过了河。当时，我不知道母亲怎么会有使不完的劲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就是爱的力量。

生产队的打谷场在塘河堆上。每到收获季节，人们要把稻把、麦把运到打谷场上，运送方式很原始，但也很便捷，那就是肩扛。

圆圆的叉柄，上百米的距离，150斤以上的重量，对于身材高大的同龄人来说，似乎不太吃力，而对于身材矮小的我来说，每一趟都很吃力，不仅汗流浹背，还把肩膀磨出了血。

当年，生产队里高中毕业生很少，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了。而我虽然是高中毕业生，但并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，所以我当时感到特别迷茫，甚至对未来失去了希望。

家住塘河堆的男劳力，翻泥是必须学会的农活，只有这样才能拿到高工分。在人民公社时期，化肥紧缺，翻泥积肥成了农忙后的固定动作，以此给庄稼补充有机肥。

翻泥既需要体力，也需要技巧。翻子是利用杠杆原理制作的农具，必须利用好这一原理和惯性知识，依靠巧劲，一气呵成。我开始学习翻泥时，浑身酸疼。后来，经过不断摸索，我把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发挥到极致，每次都能获得高工分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塘河里的鱼虾很多。每到秋季，人们在河边插入一些木桩，然后将树枝固定在木桩上，制成“鱼括子”。到春节前，人们用篱笆围好“鱼括子”，拔掉木桩，清理树枝，再用翻子捕鱼，期间不需要喂养。

各家“鱼括子”中鱼的数量多少，取决于河堆的弯度，凹处鱼多，凸处鱼少。我家的“鱼括子”正好处在凹处，每年可捕鱼三四百斤。当时，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

我家住在塘河堆上，是一座四合院，在当时并不多见。每当有人路过时，总会投来羡慕的目光。

后来，由于塘河疏浚，我家搬离了塘河堆。当时，在每间房屋仅给40元拆迁费的情况下，父亲作为一名退职的基层党组织书记，毅然选择服从大局。正是父亲的以身作则，促进了拆迁工作的顺利推进。

随后，我家的房屋面积越来越小，四合院成了历史。

1977年，为了跳出农门，我在煤油灯下挑灯夜战。母亲一再提醒我注意安全，不能引发火灾。她说：“我们家不能再受折腾了！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那年，我顺利通过了预考、复考、体检，结果最终却未能收到录取通知书。后来，我打听得知，原来有人举报我外祖父是顽保长，大舅是还乡团头子。

我知道这是事实，但我也知道，他们去世很早，对我的三观形成几乎没有有什么影响。好在第二年政策放宽了，我终于离开塘河堆上的茅草屋，成为一名在编人员。

夜深露重，思乡更切。世界虽然广阔无垠，但唯有家乡能给予我最深的感动和安慰。愿这份情感随着初秋的微风，传到生我养我的老家——塘河堆上那最耀眼、最有意义、最值得怀念的四合院里。

塘河、塘河堆、塘河堆上的人……这些家乡的记忆，如同一张珍藏的老照片，珍贵且清晰，家乡的那份恩情，我永远铭记在心……

